

本刊新範師

新幼稚教育

張雪門著



兒童書局發行

師範新刊本之一

新
幼
稚
教
育

行 印 局 書 童 兒 海 上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
初版
月再版

師範新
刊本

新幼稚教育

〔全一冊〕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 作 人

張 雪 門

發 行 人

張 一 渠
上海浙江路七九號

印 刷 者

兒 童 書 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總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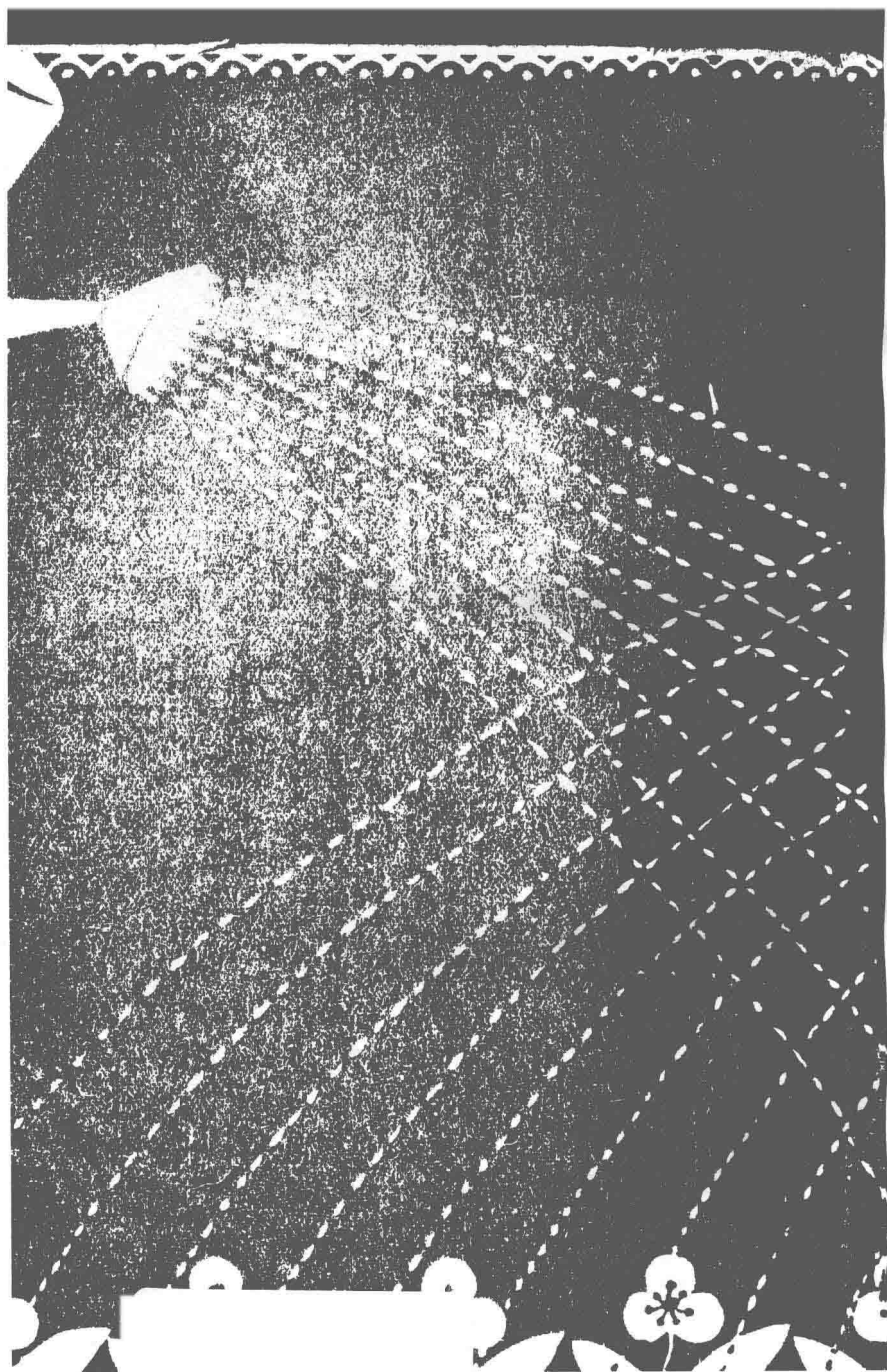
上海浙江路五馬路口
電話九一九二一
電報掛號九三〇一

兒 童 書 局 總 店

分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神仙世界原址
上海老靶子路
北江西路口

兒 童 書 局 第 一 支 店
兒 童 書 局 第 二 支 店



自序

民國十七年度，我擔任北平孔德學校幼稚師範，曾編纂了一本幼稚園教育概論，到了十九年度下學期始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隨後我主持北平幼稚師範學校及擔任香山慈幼院後期師範幼稚教育科時，用的都是這一本本子；但已感到有好多不滿意的地方了。因時間的匆促，祇得一面教授，一面在黑板上訂正；有必須添補的，課後再發講義。等教授完後，重新把修訂過的本子從頭看一遍，却如舊衣加上了新補釘，格外的難看。我當時對舊本引以為憾，認為必須修改的有兩點：第一，兒童本位的學說已不能適應我國目前的國情及時代的需要；第二，偏於幼稚園教師的修養而不足供一般的研究。到了二十一年度開始，市上已搜不到舊的本子，據說也跟着一二八的礮火同時毀滅了。我決定不再做修改的工夫，就來

編一本新的。

編書的動機，後來因受民國學院任課的影響，在行爲上更增進了勢力。每週星期五負了一大包書冊，獨自跑到中山公園去，陸續編成了三章。從榆關失守，北平人民自衛指導委員會成立，在極度人心恐慌中，我們校址就借給世界紅卺字會收容難民和傷兵了。那時候北平幼稚師範的同學，回家去了一部份，留校擔任救護的有一部份，其餘和我都回到香山來過寒假。香山確實是一處幽靜的所在，庭雪不掃，山鳥時來。我一面籌備開學，一面仍繼續編纂。在這裏十多天所編的成績，不但超過了預定的分量，且完整了全書的工程。

回想民國十五年國民軍撤退北京的時候，城中何嘗不是天天鬧飛機和炸彈。這六七年來帝國主義的加緊壓迫和內戰災害的頻仍，中華民族歷年掙扎的背境，反映在整個民族的意識上，自己的思想也發生了不少的變遷。關在小屋子裏編福祿貝爾母遊戲輯要，等開出門來，發現自己仍舊在現實世界裏繞圈子，而

反覺寒怕。這種心理，到現在許是不會再有了。個人的習慣，能鞭策自己而不能組織羣衆，喜靜中進修而嫌動的工作，雖尙有待於將來的努力，然而借編書來麻醉自己對現實的苦痛，和認定現實的苦痛而發表解決的意見，明明白白，是兩條不相混的途徑。我編這一本新幼稚教育，吃飯，睡覺，總須待別人來催促自己，固然和編福祿貝爾母遊戲輯要的時候一樣，但編纂的態度絕對不同。如果讀者問到這本的內容比舊本——幼稚園教育概論——有什麼區別，我也祇能執着編纂的動機來做答案。至於現實的分析和解決的意見是否正確，我的能力，現在只能容許我說到這一步。有錯誤的地方，極願意有人給我教益！

民國廿二年二月一日張雪門識於北平香山靜宜園

新幼稚教育目次

自序

第一章	我國三十年幼稚教育的回顧·····	一一一〇
第二章	近百年世界幼稚教育目標的演進·····	一一一三九
第三章	幼稚園教育的對象和目的·····	四〇一五四
第四章	幼稚園課程·····	五五一九一
第五章	幼稚園各項活動的材料和方法·····	九二一一一五
第六章	幼稚園的設備·····	一一六一一四六

新幼稚教育

第一章 我國三十年來幼稚教育的回顧

幼稚教育是指二足歲到六足歲這一段時間的教育而言。若把這一段時間的教育，按着兒童身心發展的程序，又得分做兩個時期：第一時期，從二足歲到四足歲，是嬰兒園 (Nursery School) 的教育；第二時期，從四足歲到六足歲，是幼稚園 (Kindergarten) 的教育。我國近年來，除上海北平已有類似嬰兒園性質的學校外，其餘還未經多見；現在爲便於研究起見，所以本編內容擬專重於幼稚園教育。

查我國舊籍，雖亦有「教子嬰孩」「聖功始基」之說，似乎也很重視幼稚的教育，但總沒有具體的方法。胎教，傳自三代，然而國家既沒有把它定爲法令，民間

又沒有流轉成俗，最多也不過見之於士大夫譽墓之文罷了。前清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張之洞、榮慶、張百熙改訂學堂章程，始明白提出幼稚教育的辦法，但因當時不主張設女學，乃將蒙養院附屬於「各省府廳州縣以及極大市鎮」之育嬰堂、敬節堂內，經費就由該堂等開支。其目的專爲「保育教導三歲以上至七歲之兒童，發育其身體，漸啓其心知，使之遠於澆薄之惡風，習於良善之軌範。」教師就由堂中現有識字之乳媼，傳習官廳所發保育要旨條目及孝經、四書、烈女傳、女誡、女訓、教女遺規等材料中選出來的官編教科書。我們看到前清當時訓練師資的不合理，更看到用這樣的材料怎樣去教兒童，真是使人不但發笑，更代爲焦急。那時民間方面呢？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秋間，聘日本保姆三人，立蒙養院於武昌，北京京師第一蒙養院也於是年成立，並辦有保姆師範院長由日本保姆師範畢業，又聘日本教師二人，修業期限定爲五年。但那時的蒙養院所收的學生，都是六歲到十歲。隨後上海務本女學、愛國女學、無錫競志女學以及北京、天津名公巨卿間聘日

本保姆以教子女者亦頗有人。光緒三十三年，吳朱哲女士從日本保姆養成所學習歸國，創辦保姆傳習所於上海公共幼稚舍，從學者三十六人。同此數年間，廣東等地方也漸設立。這一時期，蒙養院保育的要旨，固由於日本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之幼稚園保育及設備規程推闡而來，就是師資也大多數無不直接間接仰給於日本，甚至於教材也都是使用從日本搬來的那些熟料。由是內地所謂乳娘出身或類似乳娘出身的教師們都起而倣效。其教法仍舊根據從前書房式的背誦記述；其教材不過把三字經、百家姓變做了遊戲、歌謠、談話、手技罷了。要形容這一時期的幼稚教育，實在和現在注入式的小學十分類似。他們將談話、排板、唱歌、識字、積木等科目，一個時間一個時間規定在功課表上，不會混雜而且也不許混雜的。教師高高的坐在上面，蒙養生很端正的坐在下面。教師教一樣，學生學一樣，全體活動不脫教師的示範，兒童不能自己別出心裁，也不許其別出心裁。至於各種工具和材料，如果教師不給，兒童自然不能自由取用，且放置的地方很高，兒童雖欲

取而不得，管理上的嚴肅主義，也和現在注入式的小學一樣。在這種教育底下，我姑且不評論其價值，但最感困難的，是教師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兒童教會，兒童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教師所教的學會，教師是機械的，兒童是被動的，雙方都充滿了壓迫的苦悶，所學得的盡是零零碎碎的知識技能，都是浮面的，虛偽的，日子稍久就立刻忘懷了，忘不了的最多也不過照樣的反覆一次罷了。這種教育，在現在雖因環境的淘汰，不無多少的變更，但在社會上還可以尋出其不少的舊痕遺跡。

當日本式的幼稚教育瀰漫在國內空氣的時候，同時社會上却另有一部份的勢力侵入，因為這種勢力侵入的方式取在「潛」的一方面，所以表面上沒有激烈的變動，然也因其負有悠長的歷史，自然總難免有發生效力的一日。當時我國辦理幼稚教育的機關，很有趣味的，有兩種名稱：一種叫做蒙養院，一種叫做幼稚園。代表蒙養院的是日本式的幼稚教育，那一種代表幼稚園的却是出於教會的手澤。後一種不同於前一種的，是有美麗的教室，小巧的設備；在一時動作以後

茶點以前，兒童們一定要閉一忽兒眼睛，他們的小嘴一定還要唱一隻禱告的歌曲；早晨相見，放學，話別，「上帝祝福」詩一樣的調子，全從舌端跳到恬靜的空中，飄宕在這邊那邊。他們的心靈是甜美的，精神是活潑的，因為他們所受的材料都是從西洋直接的翻譯過來，是已經經過了多少教育者的匠心精選。至於教法，也是向西洋局部的摹擬。這種教育多半操於一知半解西洋傳教士的太太們，利用國內教會出身年輕的女子。在光緒二十八年，教會辦的幼稚園已經有六所之多了。自後，更日益擴充。他們不但在內地辦幼稚園，且也辦有幼稚師範，如北平的燕京、蘇州的景海、杭州的弘道、長沙的雅禮，都是辦理過畢業多次；從這些學校畢業出來服務於社會者，為數實在不小。因為當時的教會和我國舊倫理差得太遠，所以引不起知識階級的注意，且為代表知識階級的士大夫所輕視。宗教不能和士大夫相結納，自然不能借重統治階級的力量，只得回過頭來向無知識的貧民方面去做工夫。因為歷史的背景如是，所以我們很可以明白：教會式的幼稚園，成立

雖早於張之洞等改訂學堂章程，但學堂章程的釐定不取材於國內現成的幼稚園，却完全借鏡於日本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之幼稚園保育及設備規程的緣故了。我們又可以明白，教會設立的幼稚師範開辦如是之久，却沒有把西洋福祿貝爾（F. Froebel）等幼稚教育原理或其他教育名著，有系統的給國人介紹；就是零零碎碎遙譯過來的唱歌遊戲等材料，若和其本文相比，不但失去了原有的美麗辭句，而且都變成了惡劣粗俗的文字。所以這一種的教育，我們姑且拋開了教育的目的評論，即據其「模擬」的一點言之，亦頗感到缺陷：（一）當時效法西洋，間接者多，大半都是出於留華西教士的指示（我國年來雖不乏外洋求學之士，但為數過少，其影響不在此）；隨學隨教，所以只得其皮毛，而沒有整個原則的依據。（二）教會出身的女子，多半家境貧寒，年齡又輕，甚至連本國史都不十分明白，自然只會盲從，且國文的修養極淺，更易流於機械的模倣，馴致屏棄本國有用的材料，偏重累贅的譯文。如果根據當時實施的教材，探究其活動的功用，其能對得上「生

理「本能」的發展者已是了不得的教師。若再進而追問其兒童生理若何，本能若何，而幼稚園實施是否對於他們的生理本能都已經包括無遺，就恐怕沒有人能夠對得上了。像這樣的只顧盤運西洋片斷的熟料，移到國內來應用，材料既感缺乏，實施又是機械兒童雖因教材的適合略微覺得興味，然而只有被動的瞎學，却沒有所以要學的動機。這種現象在現在幼稚園裏，也不能說是「沒有」。

這兩派的幼稚教育，在國內同時並進，一直到了民國八九年的時候，小學革新的運動，漸影響到了幼稚教育另開闢了一條路徑。這條路徑和民元教育法令，民五國民學校令，也不能說毫無關係，（因為數量加增了，質量也當然要起變化。）我們記得在這幾年中，杜威博士的來華講演，各地參觀團體的紛起，以及附小的種種試驗，全和幼稚教育的改變有密切的關係。在這些關係中，有一種條件爲我們不可忽略的地方：就是日本式的保姆養成所，一年比一年的遞減，而教會培植的人才却一年年的繼續不斷的出來。保姆的人才由非教會養成的既日益缺乏，

而幼稚園的數反日益加增；社會既不能拒絕教會的師資而停辦學校，教會的人才也不能不斟酌社會辦事人的旨趣而犧牲了一部份宗教的儀式；融匯貫通之外，再加上其他種種——如上所舉——的刺戟，於是却打破了從來模仿的公式，開始革新的記錄。這記錄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不是方法的調和，也不是材料的擴充，而是課程的組織。代表這一時期的課程，是論理組織法，然而也已經能夠注意到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一年四季裏的變化了。五四運動以後，人民外受國際的刺戟，內感思潮的震動，才智之士聯袂奮起，在教育界的就想在教育界裏振作起來；當時第一種的好現象就是出版物數量的急進。關於教育的書籍，尤其是小學教育的，漸漸有人從數量方面改到質量方面去研究，而國內有名的大學，如北大、東大頗有不少的名教授，不但喜歡介紹世界學說，且也有親身作試驗的。幼稚園經民十一教令第廿三號學校系統改革案之公布，在學制上確定了地位，但教育內容的改進却是到了這一個試驗時期（民十六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這時候

北平、南京、上海各有幼稚教育研究會的組織。京市每月開會兩次，討論幼稚園課程問題，並責令會員試驗。是年冬這個運動推到鄉村裏去，辦鄉村幼稚園。前於此的，有南京鼓樓幼稚園，出版幼稚教育月刊與叢書，發表他們的研究結果，才漸漸的露出光明來了。民十七全國教育會議通過幼稚教育議案七件，中有全國實驗學校必須設立幼稚園，以及起草幼稚園課程等。十八年全國中小學課程起草完成，其中關於幼稚園課程列爲專項；河北省教育廳且令各縣設立幼稚園及女子師範添立幼稚師範科，十九年全國教育會議，將幼稚園與小學並立，二十年以後，國內有名大學——北大、師大都加幼稚教育科目，各省如山西、綏遠亦先後由省教育廳令籌備幼稚師範科及模範幼稚園。其他私立的如北平的香山慈幼院、廈門的集美、上海的幼稚師範更竭力做試驗的工作，已有的也正謀發展。從此幼稚教育的事業，將因專家的研究，小學的合作，社會的需要，而日益進步。但數量之外，質量上究應如何適合國情及生活的需要？我們參考歐美近百年來幼稚教育